



章 骥 盛志强等 / 著

# 孝子情

一

华艺出版社

# 长篇传记文学

茅

盾 (一)

顾问：韦 韬

章 骥 盛志强 著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XT0-0849171

华艺出版社

## 序

陈 沂

茅盾同志不幸逝世后，党中央很快作出决定，恢复他的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这使我们这些人，特别是在文学事业上得到他的爱护和扶持的人感到万分高兴：茅公，尊敬的沈雁冰同志，您不仅是一位国内外驰名的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家，而且也是一位久经锻炼的共产主义战士。

茅盾同志的作品很多，可以说是著作等身。我们仅从他的《蚀》、《子夜》和《腐蚀》这三部作品就可以看出，茅盾同志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是在体验人生、感受生活、观察社会的基础上进行思考，创作出了不朽作品。他不仅是一位文学家，也是一位革命家和社会活动家。他是我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参与了我党早期的革命活动。同时，他又非常热心社会活动，广交朋友，热心助人，留下了无数佳话。可以这么说，茅盾同志是文学家、革命家和社会活动家的完美结合。

我曾想，应该有一部形象化的作品来宣传茅盾同志是如何投身革命，来演绎茅盾同志的作品是如何问世的，这必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茅盾同志。章骥、盛志强同志合撰的纪实性长篇小说《茅盾》，将茅盾同志的一生艺术性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将茅盾同志生平中重大的历史事件、重要的文学活动和文学创作历程作了比较生动的描写，进行了比较深刻的揭示。读者从中可以看出这么一条真理，生活是创作的源泉。

我同茅公相识于 1936 年的上海,当时我还是一个初入文坛的小字辈,但得到了文学大家茅公的器重和关怀,对此我终生难忘。后来我在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工作期间,同茅公见面的机会比较多,解放军的文艺工作得到了茅公很多的鼓励和支持。现在由部队老文艺工作者完成此著,我感到十分高兴。它表明部队的同志没有忘记茅公,文坛没有忘记茅公!

欣逢华艺出版社将推出此书,是为序!

1998年国庆于上海

# 目 录

序 .....	陈 沂(1)
楔子 .....	(1)
第一个启蒙老师 .....	(8)
“是将来能为文者” .....	(18)
“读书是为了做人” .....	(27)
机遇向他微笑 .....	(36)
政治生涯和文学生涯同步 .....	(50)
初涉文坛 迎战三方 .....	(63)
并肩战斗 上下求索 .....	(73)
“无边落木萧萧下” .....	(81)
幻灭后的《幻灭》 .....	(98)
多么高大的大先生 .....	(107)
缘 .....	(113)
两个孤独的灵魂 .....	(122)
虹有迷人的魅力 .....	(134)
漫漫子夜铸《子夜》 .....	(148)
一张四折的报纸 .....	(166)
痛失战友痛失良师 .....	(180)
艰难开辟抗战文艺阵地 .....	(199)
黄沙蔽日的大西北 .....	(211)

神秘的新新疆 .....	(219)
“生死悠关的五月五日” .....	(236)
延安——革命的圣地 .....	(250)
旋由圣地入魔窟 .....	(262)
雾是更加浓了 .....	(271)
香港脱险的前前后后 .....	(280)
千里盛情和百般厚遇 .....	(295)
永远珍藏在心里 .....	(314)
催人断魂的清明时节 .....	(320)
新中国首任文化部长 .....	(333)
两记不轻不重的闷棍 .....	(344)
“新文学的老保姆” .....	(360)
沉默、沉默、沉默 .....	(371)
噩梦、噩梦、噩梦 .....	(384)
恶梦总有醒来时 .....	(404)

## 楔 子

“我是谁?……我在哪里?……”

八十五岁的老人陷于半昏迷状态,脑海里反来复去困扰着这两个疑问。

他松弛的眼皮不停地翕动着、抖动着,终于,艰难地睁开了,大大地睁开了,还射出两道异样的光。但是,眼神是散的,迷惘的,恍惚的,眼前的一切显得光怪陆离,游移不定,难以捉摸……

“是啊,我是谁呢?我总该有一个名字吧?”老人眉头紧蹙,竭力思索着;“另外,这是什么地方?我的家吗?哦,似乎不象……确实不象……我的家好象没有这般白,这般窄,这般谧静……”

大概是为了驱走头脑里的疑云迷雾,老人努力摆动他那沉重的头颅,摆动的幅度越来越大,忽然一阵痛楚来自鼻部,当他伸出去的手抓住两根细软的橡皮管,同时又听到极其熟悉、极其亲切的唤“爸”声,他蓦地清醒了:

“我是茅盾!住在北京医院 119 病房,还同时进行输液和输氧。而叫我爸的,自然是我的儿子阿桑!”

茅盾因老病复发于 1981 年 2 月 20 日住进了北京医院。

茅公再次住院的消息不胫而走,几日来,这 119 病房门庭若市,故朋好友,亲密的同辈,经常接近的后进,都专程赶来医院

问候、探望。人们注意到，茅公他那鸭蛋形的脸庞比过去消瘦了；头发稀疏，却仍是浓黑浓黑，而且一如往常被梳得整整齐齐；上嘴唇留的短髭纯白，比过去长了许多，大概好几天没有刮脸了。但当他清醒时，他的两眼还是象过去一样闪闪发光，这炯炯两眼，曾经入木三分地观察旧中国的苦难与死亡和光明与黑暗的斗争，以及新中国这个婴儿的诞生和成长；这炯炯两眼曾经深刻地观察他经历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为我们塑造了许许多多脍炙人口的典型人物。

今天是三月二十一日，韦韬守护在老父的病榻边，已经足足一个月零两天了，尽管大夫们一再巧施“妙手”，但沉痾缠身且已年届耄耋的老父却终难“回春”。入院当天，确诊为肺气肿；三天后，查出心肺功能衰竭；又一周，肾脏功能也告衰竭；“阳性”面不断扩大，“+”号数日渐增多；今消明发，低烧长期不退；胸水延及腹水，常抽常积；中枢神经混乱，不时出现昏迷现象……

文学是人学。韦韬清楚他的文学家的父亲，最善于“捕捉”他周围的人物，捕捉人物的性格特征，捕捉他们极其细微的外部表现和内心活动。他不仅善于捕捉眼神，通过那扇“窗户”的明暗、强弱和清浊，透视其灵魂；他还长于从眉睫的一点颤动、嘴角的一丝移位，洞察到人们隐藏于内心深处的奥秘、它的阴晴圆缺、它的喜怒哀乐。所以，韦韬和小曼商定：在老人家面前，特别在老人家清醒之时，千万不能愁眉苦脸，务必强作笑颜，不使老人精神上垮下来，起码有利于延缓病情的恶化……

韦韬用心良苦，但今天老父已两次昏迷。十一时左右，七八个一色白大褂、白帽子、白口罩的医生鱼贯而入，其中还有院方特邀来参加会诊的外地专家名医，韦韬忙起身迎接，茅公却先于他表示“欢迎，欢迎”，接着便提出疑问：“怎么惊动你们这么多大夫来看我？有一两位还挺面生么。”



主任医生回答得很巧妙：“查病房，有时人多一些，有时人少一些。主要出于培养和提高我们新来的医生的需要。”

医生们倒也只是向茅公提了一些过去曾不止一次提过的问题。韦韬知道：详尽的病历记录，所有的化检报告，他们肯定都已看过；而且已经会诊过，结论大概也已经下了。所以当韦韬从医生们的眼角深处，发现那难以掩饰的同情、惋惜和深沉的忧戚时，他的心象被针尖猛刺一下顿时收缩了起来，而当他尾随医生们到了办公室之后，他绝不愿证实的事实终于还是残酷地被证实了——茅公的日子已经不长了，老父处于生命的最后时刻！

经过极其痛苦的强自抑制，韦韬装出颇为轻松的样子悄悄赶回病房，一看，老人已经拔掉了鼻孔上的橡皮管，韦韬正要劝说父亲把橡皮管插上，茅公急切地问：“阿桑，大夫说些什么？”

韦韬急忙掩饰：“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茅盾看了儿子一眼，微微张了一下嘴，但最终什么也没有说，顾自合上眼，闭目养神。一会儿，响起了极为轻微的鼾声……

陈小曼踮着脚尖推门而入，第一眼必定投向病榻；第一句话总是“好些没有？”那眼神，那语气，充满了焦急和忧虑。

韦韬附耳低语：“会诊结果，更糟了！”

一听丈夫的回答，小曼的心陡地一沉，急问：“爸知道了吗？”

韦韬摇摇头。

陈小曼又仔细端详病榻上的老人：“爸不是昏迷吧？”

韦韬长长地吁了一口气：“看来，这回象是真的睡着了。”

小曼忙劝丈夫：“韦韬，这儿有我，你赶快回家睡一会儿！”

韦韬点点头，细声叮咛：“要注意爸的病情变化！”

……

陈小曼紧挨病榻坐着，眼睛象雷达，围绕着老人的躯体警惕

地转动；耳朵象声纳，用心谛听和辨析老人呼吸的频率。她对这位公公的感情，绝不亚于自己丈夫对父亲的敬重和挚爱。

然而啊然而，当现在她的视线投落于跟蜷伏病榻，横遭橡皮管和针头困扰的老人，心头象灌满了硬硬的铅，十分沉重。

老人动弹了！尽管他的眼睛还紧闭着，两只骨瘦如柴的手臂已先后伸出被外，叉开十个手指，上下左右乱抓着。小曼知道，老人又陷于昏迷状态了。她生怕公公着凉，几次把他的手捉回被筒里，但它们又立刻争脱出来，还不断胡乱掀扯着胸前的被子。小曼俯身病榻，一边轻轻推推老人的肩头，一边轻轻低唤：“爸，你醒醒，你醒醒。”茅盾依然没有甦醒，嘴唇皮却不住地翕动，还发生急促的“咕噜”声。小曼努力把耳朵贴近老人嘴边，什么也听不清。但小曼马上领会到老人的心思，她紧贴老人的耳边，只悄悄说了一句：“是想找笔和稿纸吧？”茅盾倏地睁开了眼睛！他嘴角往上咧开，泛起了几许笑意；他朝儿媳妇投去感激的一瞥，然后屈着手势喃喃地数数：“二、三、四、五和六、七、八、九……”小曼凝神细心地听着、想着，终于把“密码”翻译出来了：“爸，你估算得对！二，您是二月二十日住院的；三，现在已经是三月下旬；四，就是四月，估计您就可以出院了！”

老人又重复“五、六、七、八、九”。

小曼接着破译老人的心事：“四月出院，您就可以全身心投入写作了！再加上五、六、七、八、九五个月，共半年的时间，后半部回忆录准保拿下来！”

老人高兴地：“九月写完……九月一定写完……”

啊！在病危的时候，还一心惦记早日写完回忆录，茅公是用生命在写作啊！

小曼进一步替老人描绘远景：“九月写完，交到出版社，爸就该请我们到南方去旅游了！我听韦韬说过，爸早有长住杭州，在美丽的西子湖畔创作的打算，那好啊，您就把我们都带到‘天

堂’去吧!”

老人显然受到儿媳的感染,也呵呵笑了起来,可他的头点着点着,却又突然不动了……

茅盾又再度陷于昏迷……

等到韦韬闻讯赶到医院时,由于大夫的及时抢救,茅盾竟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清醒、正常,并且平静;他没容韦韬开口,先就说了话:“好了,你也不必瞒我了,我知道自己的病势沉重了……”稍停,喘息几口:“趁现在人清醒,该跟你交待交待了。”

韦韬严肃起来,问:“爸有什么吩咐?”

“看来,起码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我不能亲自撰写回忆录了。《1934年的文化围剿和反围剿》以后部分,就由你根据我的口述录音整理出来。当然要作细致的核对,不能以耳代目,切记!切记!”

韦韬重重点头:“记住了。”

“全部整理好以后,联系一家出版社,把我的那篇序言附上去。记住了吗?”

“都记住了。现在请您老人家放心休息吧。”

“不!还有呢!”茅盾想坐起来,但没有成功,只得斜靠在床上:“你赶快准备好纸和笔!”

韦韬不敢违拗老人心意,立时拿来纸和笔:“请您口述吧。”

茅盾缓缓口述:“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亲爱的同志们,为了繁荣长篇小说的创作,我将我的稿费二十五万元捐献给作协,作为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学奖金的基金,以鼓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我自知病将不起,我衷心祝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昌盛。”

“记好了。”韦韬停下笔,抬头问:“还有吗?”

“当然有!你写,耀邦同志暨中共中央……”茅公呼吸急促起来,口唇发紫,虚汗不止;他用手按住胸口,努力压下几乎要

跃出胸腔的那颗赤子之心，以他的全部爱 and 情融人每一句话，每一个字：

“亲爱的同志们，我自知病将不起，在这最后的时刻，我的心向着你们。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我追求奋斗了一生。我请求中央在我死后，以党员的标准严格审查我一生的所作所为、功过是非。如蒙追认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这将是 我一生最大的荣耀！”

韦韬边流泪边记录，最后将记录郑重地递给茅公。

茅公认真仔细地校看了一遍，然后颤颤巍巍地举起钢笔，庄重地签上名字，前一封信上署名“茅盾”，后一封信上署名“沈雁冰”。

韦韬接过两封信：“我明天就送出去。”

茅盾点头又摇头，说：“先搁搁，等将来再送；也许我可以亲自重写……”

这“先搁搁”三个字，使韦韬又重新燃起了希望：父亲的求生欲还那么强烈，这不仅基于创作欲的强烈，更基于政治生命追求欲的强烈，是啊，我的父亲，这位曾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五十三名党员之一的沈雁冰，在他把最后积存的稿费捐献给中国的文学事业之前，已经慷慨无私地将他全部的心血、脑汁、思想、感情连同整个儿生命，都献给了自有人类以来最伟大最神圣的共产主义事业。然而，出于韦韬可以理解的、难以理解的甚或无法理解的种种复杂、微妙的原因，这位足以令儿子引以为骄傲的父亲，头上尽管有无数顶足以令人艳羡的桂冠，却独独失落了一个普通的称号。而恰恰是这个极其普通称号的失落，令父亲几十年来食不甘味，寝梦难安哪！

……

韦韬替父亲摆好枕头，掖好被角，深情地说：“爸，您太累了，该躺一会儿了。”

茅公驯服地躺下，可两眼定定地望着天花板……

“爸，你现在最好什么也别想，别想……”

茅盾的两眼仍定定地望着天花板，他在心里对自己说：“我能不想吗？不！我不能不想……”

啊！不知有多少人、多少事同时在茅公脑海里奔涌而出！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活着的；有死了的；有活着其实死了的；有死了依然活着的；事——有大，有小，有巨，有细；小而至于吃饭、穿衣，大而至于理想、事业，细而至于斟字酌句，巨而至于罹难遭劫……

哦！他们向茅公投来多少目光：亲切的；凶狠的；犀利的；诡谲的；

哦！他们对茅盾展现几多面孔：率真的；伪善的；美丽的；丑陋的；

还有！还有！不同的时空；跳跃的时空；纠合着人和事的时空；浸透了爱和恨的时空……

渐渐地，近的，远了；远的，近了！

慢慢地，浓的，淡了；淡的，浓了！

耄耋之年的茅公，逆着时光，回到了不惑之年的茅盾，回到了而立之年的沈雁冰，回到了弱冠之年的沈德鸿，甚至少年、幼年的小德鸿……

## 第一个启蒙老师

乌镇——杭嘉湖平原上一个具有两千多年悠久历史的古老市镇!

乌镇——不仅历史文化悠久,且是卓尔闻名的江南典型水乡!

一条宽阔的市河——车溪,从南至北纵贯全镇,河道纵横,水街相依,舟船如梭,各式各样的客船、大帆船和小舢舨,组成了犹如陆地上鳞次栉比的长街;那别具一格的石桥如长虹飞跨;河两岸,稻田与桑地交错。特别是沿官河两岸,密密层层的桑树,更是广袤无垠,无穷无尽……这市镇,早在清乾隆、嘉靖时代就有“居民相接、烟火万家”之称。水上航运给这里带来了繁华,也灌溉了这里的灿烂文化,哺育了一代代学者文人——梁时昭明太子在这里读过书,宋代诗人陈与义曾从湖州“一路繁花相送到青墩”,修建读书阁……清代著名的分水、立志书院就在这个镇上,我们伟大的革命文学家茅盾诞生在这古老秀丽的水乡

……

乌镇应家桥堍有一座修真观,观前有一条街,整条大街,齐刷刷地都用一式大青石板铺成。观前街十七号是一幢四开间两进的“走马楼”房屋。公元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七月四日,茅盾诞生于楼上临街第三间屋内。长房长曾孙呱呱落地,无疑,这是沈家的特大喜事!

远在广西梧州任上的曾爷爷沈焕闻讯，欣喜莫名，他手拿电报，快步走进内宅，向夫人王氏喊道：“大喜事！大喜事！我们沈家四世同堂，我做太公了！你是阿太了！”

王氏也乐得嘴都闭不拢了，喜滋滋地提醒说：“老爷，你该给长房长曾孙取个大名啊！”

“对！对！要取个吉利的名字。不，要取一个含意深的名字！”沈焕沉吟有顷，一击掌：“有了！按照沈家的排行，曾孙这一辈应是‘德’字辈，‘德’字下面须是‘水’旁，就取‘德鸿’这个大名，如何呀？……”

“德鸿？！……”王氏一时不解。

沈焕微微叹了一口气，不无沮丧地：“你知道，我们沈家儿辈、孙辈虽然都中了秀才，可是举业连连不成，经商又不善管理，没有一个令我满意的。如今长房长曾孙诞生了，我寄予厚望，他应该也必须超过前辈，做个鸿儒，象鸿鹄高飞，为沈家兴旺发达大展鸿图哪！”

“哦！哦！好！好！……”王氏高兴地翘起大拇指。

由于小德鸿是长房长曾孙，沈家老老少少、上上下下都把他当宝贝，真是百般宠爱于一身——最好的东西给他吃，最好的衣服给他穿，最好的玩具给他玩……俗话说：“外孙大如皇帝！”外公、外婆更把小德鸿视为掌上明珠。小德鸿刚一落地，就立时送来了缎子斗篷，四季衣衫，鞋帽，以及摇篮、坐车；还特地请匠人打制了“长命富贵”银锁、银项圈、银手镯、银脚镯……

花开花落，斗转星移，时间老人橐橐可闻的脚步已悄悄跨进了1906年，小德鸿自从来到人世间，就在祖孙三代，不，应是在祖孙四代亲属们深深挚爱中幸福成长着。毋庸说，他那年轻的阿爸、阿妈，更把小德鸿当成宝贝疙瘩。

小德鸿的阿爸沈永锡是沈家的长房长孙，十六岁就中秀才，

是个维新派的知识分子，但身患顽症：骨痲（骨结核病），久治无效，一病不起。最初，每天还挣扎着从床上起来，坐在窗前读书一、二小时，以后只能支起双腿，躺着看书。他对数学最有兴趣，其次是声、光、化、电一类的书，也浏览世界各国历史、地理的书。也常读当时留日学生所办的鼓吹革命的报刊。胃口好，饭量大，就是吃了不长肉，人一天天消瘦下去，而且渐渐转动不便——在床上翻身也要妻子陈爱珠帮他。为医治沈永锡的病，祖母亲自到城隍庙里去许愿，还让小德鸿在阴历七月十五日出城隍会时扮了一次“犯人”，以示“赎罪”，据说神就会让病人好起来。谁知菩萨失灵，永锡的病不仅未见有一丝好转，而且日益沉重。陈爱珠不得不日夜守着丈夫。白天，她经常替丈夫拿着翻开的书籍竖立在他胸前让他看，看完一页翻一页……

一天，沈永锡微微睁开眼睛，嘴巴翕动着……

陈爱珠忙俯身轻语：“永锡，你想说什么？”

沈永锡伸出一只枯瘦颤抖的手，指着书架：“书……书……”

陈爱珠急忙把书取来，一本一本亮给沈永锡看——《史鉴节要》、《瀛环志略》、谭嗣同的《仁学》……一本一本的问：“是这本吗？是这本吗？”

沈永锡特别取过《仁学》，然后又吐出两个字：“德鸿……”

陈爱珠会意：“你有话要对德鸿讲？我马上去叫他！”

十岁的德鸿正在客厅看《西游记》；他是一个小说迷，打从六岁起，就手不释卷孜孜读小说，至今已读了中国名著《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东周列国志》等……小他四岁的弟弟德济一个人在玩，不慎摔跤，痛得直哭；德鸿赶紧扶起他：“弟弟乖，阿爸病了，千万不能哭……”回头一见阿妈走来，忙迎了上去，仰着头仔细观察阿妈的面容和神情，才叫出一声“阿妈”，眼泪便簌簌而下……

“怎么哭了，孩子？”陈爱珠抚着爱子：“是弟弟不听话？”



“弟弟很乖。我看阿妈脸上还有眼泪水，我害怕阿爸……阿爸……”德鸿边说边哭出声来。

陈爱珠把德鸿拥在怀里：“德鸿真懂事，德鸿真的长大了……”

德鸿认真地：“我真恨不得现在就变成个大人，变成华佗、扁鹊那样的神医，把阿爸的骨痲治好，让阿妈变哭为笑！”

“孝顺儿子……现在快到你阿爸那里去，他有话跟你讲哩！”

“我马上去！”德鸿转身就走。

陈爱珠一把拽住德鸿，叮嘱说：“见了你阿爸，千万不能哭，最好还要笑，懂吗？”

“懂！”德鸿迫不及待飞跑而去。

德鸿蹑手蹑脚走进房门，沈永锡似有所觉，急忙睁开眼睛，声音痞哑地问：“是德鸿吗？”

“是。阿爸。是我，小德鸿。”德鸿记着阿妈的嘱咐，果然脸上漾起几分笑意，还老三老四劝慰说：“阿爸的身体一定会好的！”

“过来！过来！孩子！”沈永锡勉力坐了起来，德鸿赶紧为他披上衣服，沈永锡感动地抚着小德鸿的头：“不用管我！不用管我！德鸿，阿爸要出远门了，所以……”

小德鸿不解却也有所解地大声说：“阿爸为什么要出远门？阿爸你要到哪里去？”

牵着德济的陈爱珠悄声对丈夫说：“孩子面前，不要……”

沈永锡会意点头，换了比较轻松的口气：“对！对！阿爸不出远门了。不过，阿爸要留给你——嗯，送给你一本中国的一大奇书。”边说边吃力地把《仁学》递到德鸿手里。

德鸿翻了一下，直言说：“阿爸，我看不懂。”

“不错，你现在看不懂，将来一定会看懂的。另外，你阿妈也会帮你看懂的。”